

# 夏竦遺珍 北宋佳槧

## —記宋皇祐三年刊本《妙法蓮華經》

夏竦（九八五—一〇五一）精研釋氏典籍，所刊刻的《妙法蓮華經》作經摺裝，有句讀標點，冷僻難讀的字下有注音，而寫刻精審，每字約半寸大，筆畫如畫，墨色純厚，版式大方疏朗，刷印於金粟山藏經紙上，是北宋刻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這是唐代大文豪「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的〈諫迎佛骨表〉中的一段文章。

佛教對中國而言是外來的宗教，自兩漢之際傳入後，不久便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發生關係，其間有衝突，有吸收，也有融合。特別是作為中國文化主體的儒士，一直都以「綱常倫理」和「夷夏之辨」來責難佛教，上述的韓愈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但



圖一 夏竦 重較妙法蓮華經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胡進杉



圖二 靈鷲山道場遺址 張文玲攝

經魏晉南北朝以來各代君主的護持，百姓的歸依崇奉，尤其是一大富有學養的儒士，落髮出家，從事佛學的研究和佛法的弘傳，並把儒家、道家等傳統思想帶進佛教中，使佛教逐漸完成「中國化」，本是外來的客人，終於成為中國文化大家庭的一個重要份子，它的教理、儀式，如水銀瀉地般的滲透到社會的各階層及其生活的各個領域。到了宋代，雖然仍有石介、李覲、歐陽修等人的排佛，但佛法在中國已歷千年，根深蒂固無可撼搖，大部份的士大夫如張商英、劉謐等都主張護法並調和儒釋道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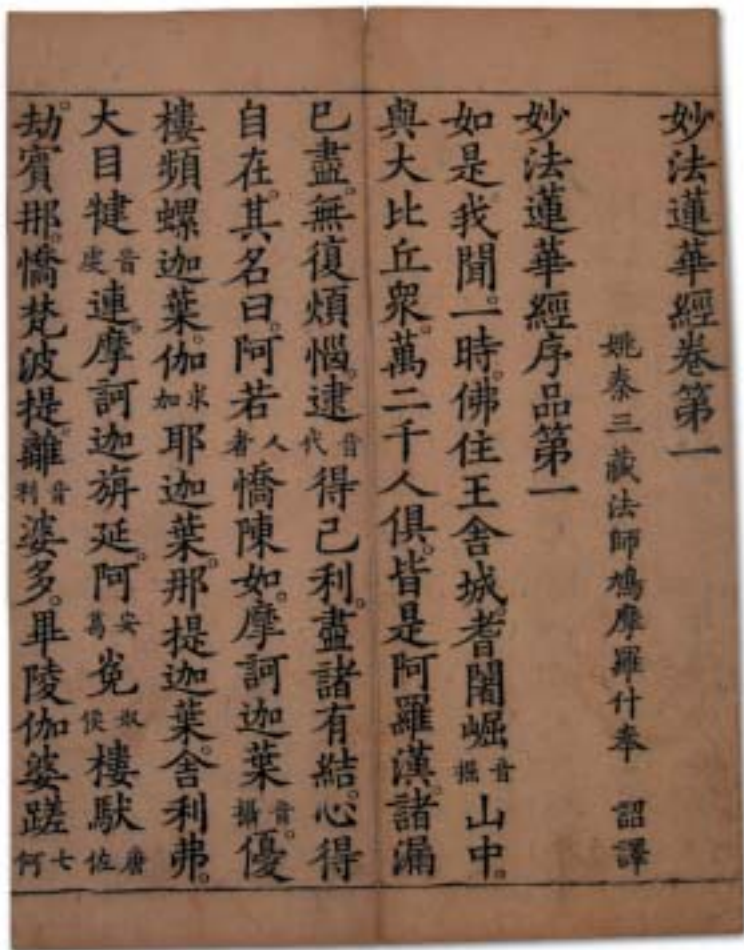
教。因此，宋代的儒士們除了研習傳統的經史子集外，頗多涉獵內典，茹素參禪，並與僧人往來詩文唱和。甚而有的參與佛教典籍的編寫，如翰林學士楊億的《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勗的《天聖廣燈錄》，也有的投入佛典的刻印工作，如參知政事元絳為《宗寧藏》的請主，密州觀察使王永從的施財鑄刻整部《圓覺藏》，有的像本經的校刻者夏竦從事佛經單行本的刊印。

夏竦（九八五—一五一），宋史有傳，江州德安人（今江西德安縣），字子喬。以父戰死契丹，蔭授丹陽主簿。歷仕真宗、

仁宗兩朝，在中央曾任知制誥、尚書左丞、禮部尚書、樞密副使、樞密使等職；在地方曾擔任黃州、鄧州、襄州、潁州、涇州等地長官，所在毀淫祠、勸農桑，發公糧救濟災民，頗有治績。西夏趙元昊反叛，奉命為陝西經略安撫使，鎮守邊關，皇祐三年卒，年六十七，諡文莊。夏竦為官雖然頗有政績，但個性貪婪，急功近利，擅於權術，為人傾側反覆，喜交結權貴，與王欽若、丁謂等人狼狽為奸，世人目為姦邪。然資質聰敏，勤奮好學，經史百家陰陽律曆無不通曉，文章典雅藻麗，多識古文，學奇字，著有《文莊集》等書。又精研釋氏典籍，於內明之學頗有造詣，如所作七言絕句〈偶成〉其中的兩首：「非才徧歷清華地，悟佛方為止足身，浮名浮利莫相試，三千世界一微塵。」保庇孤根逢聖主，矜修晚節順天機，空門自有清涼地，不向紅塵議是非。」道出他學佛的個中滋味，另外又撰有文章〈傳法院碑銘〉、〈大安塔碑銘〉等多篇，紀錄了許多當時的佛事活動，保存了不少北宋的佛教史資料。

本書的卷首冠有夏竦的〈重較妙法蓮華經序〉一篇（圖一），此序亦收於《文莊集》卷二十二之中，寫於皇祐三年即夏竦逝世當年的四月十四日紀念宋仁宗生日的乾元節。全文共六四四字，內容分為四部分：

（一）《妙法蓮華經》的由來：本經是佛陀於「靈鷲山」所說，印度諸大士所結集者。靈鷲山（圖二）梵名耆闍崛山 Girihakuta，位於中印度摩揭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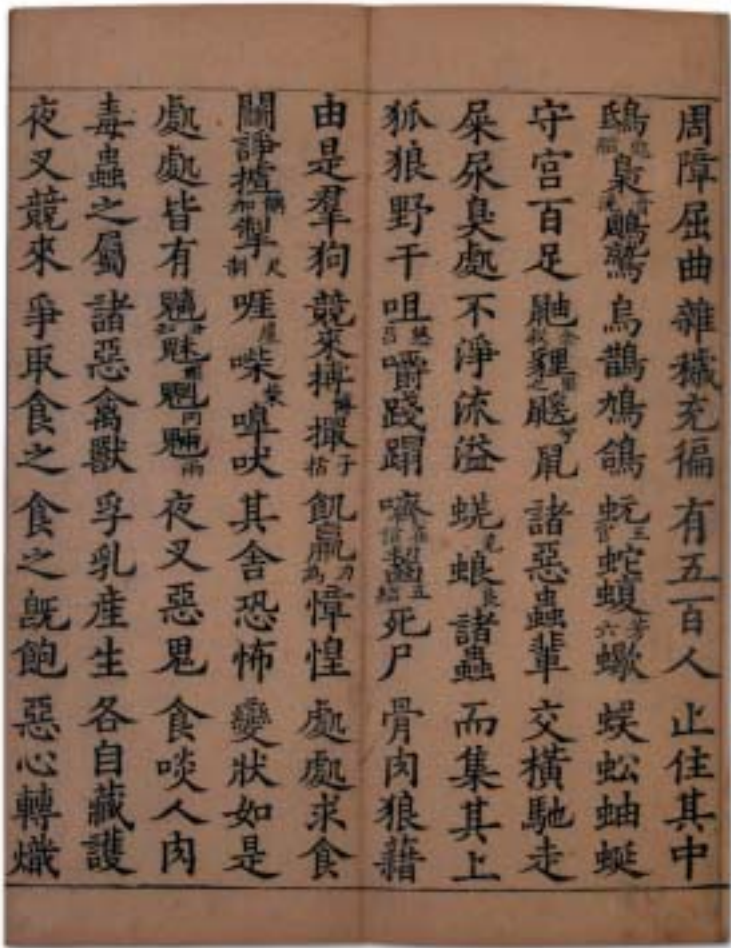


圖三 《妙法蓮華經》首頁句讀標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王舍城（今巴特那市 Patna 南側比哈爾 Bihar 地方之拉查基爾 Rajgir）之東北，因山形似驚頭，又以山中多驚，故名，是釋迦牟尼重要的講經道場。此經梵名為「薩達磨奔茶利迦——薩達磨為妙法，奔茶利迦為蓮華」，按「薩達磨」梵文作 sadharma，意為「妙法、正法」，「奔茶利迦」梵文作 pundarika，意為「蓮華、白蓮華」。其漢譯本「魏梵僧支強梁接譯於交趾 初成六卷——是名法華三昧；

晉愍懷僧竺法護譯為十卷，名正法華，分二十七品；後秦鳩摩羅什益普門一品，譯為七卷，名妙法蓮華；隨處那笈多益藥草喻品之半，以提婆達多（按漏一品字）入塔品，名添品法華。唐道宣律師序云，三經文旨互陳，時所崇尚，皆用秦本。「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現存有二種漢譯本：一、西晉大康七年（二八六）竺法護譯的《正法華經》，十卷二十七品；二、姚秦弘始八年（四一六）鳩摩羅什譯的《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七品；三、隋仁壽元年（六〇一）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合譯的《添品妙法蓮華經》。三本中以羅什的譯本流傳最廣，註疏講解都是依據此本。羅什的譯本原為七卷二十七品，且其《普門品》中無重誦偈，後人將南齊法獻、達摩摩提合譯的《提婆達多品》和闍那崛多的《普門品偈》收入什譯，構成八卷二十七品，其後又將玄奘譯的《藥王菩薩咒》編入，成為現行流通本的內容。至於夏竦序中所說的支強梁接（又作支彊梁接 Alasiivi）所譯的《法華三昧經》，據現代學者的研究，似屬誤傳，且該經現已不存。

（二）校刻本經的緣起：宋朝是我國印刷史上的黃金時代，不但政府、書坊、寺廟從事刻書，士人從事刻書的風氣也很盛，刊印的範圍除經史子集外，佛經也是其中之一。在佛經中，《妙法蓮華經》是很重要的一部，因其流通以來，自漢至唐六百餘祀，受持盛者，無出此經。「其次在宋代，要成為僧侶有三個途徑，其中之一是經過國家考試及格，



圖四 《妙法蓮華經》經文音注

發給度牒，方為正式的僧侶，而據《佛祖統紀》的記載，北宋考的就是《妙法蓮華經》，可見本經的重要與需求之殷。加以宋朝自太祖以來諸帝無不尊崇佛教，仁宗亦是好佛，且夏竦本身又世代奉佛，遂刻印本經，但因五代十國各方割據，經文的「字音句讀方言多誤」，在刊印前更「取世傳諸本及化外舊經釋文摘句，數自參較。」在書籍裝潢方面，認為歷來佛經多作卷軸裝，「卷舒繁數」，展讀不便，

而「近世圖籍，鏤刻摹印，綴黏成冊，差便於古」，遂命工仿效，使「學者易於究覽」。本書共七冊，經摺裝，上下單欄，版框高二十五、三公分，寬十一、五公分，每版釐為五頁，每頁五行，行十七個字，有句讀標點，如經文首行「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圖三）葉德輝《書林清話》說：「刻本書之有圈點，始於宋中葉以後，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有圈點必校之語，此其明證也。」此書之刻早於葉氏所說，亦可補正其缺。另外於難讀冷僻字之下又附有注音，如《譬喻品》之偈頌中，「鴟」下附有小字「處脂」、「梟」下小字「音澆」、「蚘」下小字「五官」、「蜣」下小字「羌」等（圖四）。每版版端刻有卷數「法一、法二」、「及版數」一、二、三、一字樣，雖無刻工姓名，但按其風格，應屬浙江一帶的刻本。

（三）略述本經的形式與內容：首先說明本經的形式：「是經序品至勸發十餘萬言，貫穿諸宗，融通萬法，或伽陀孤起，或祇夜應頌，文有廣略，以接三根，機有淺深，以矚眾請。」按本經共二十八品，依序為〈序品第一〉、〈方便品第二〉、〈譬喻品第三〉、〈信解品第四〉、〈藥草喻品第五〉、〈授記品第六〉、〈化城喻品第七〉、〈五百弟子授記品第八〉、〈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法師品第十〉、〈見寶塔品第十一〉、〈提婆達多品第十二〉、〈勸持品第十三〉、〈安樂行品第十四〉、〈從地涌出品第十五〉、〈如來壽量品第十六〉、〈分別功德品第十七〉、〈隨喜

功德品第十八)〈法師功德品第十九)〈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如來神力品第二十一)〈囑累品第二十二)〈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陀羅尼品第二十六)〈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全經共八五六六五字。經文的形式分為長行和偈頌兩類，長行指無固定句式的散文，偈頌指有一定音韻句式的韻文，本經中偈頌又分兩部分：

一、伽陀(gāthā)意譯為諷誦，多置於教說的一段落或經文之末，因不再重複述說長行的內容，故又名為孤起頌，如〈授記品〉，在佛為摩訶迦葉授記未來世將成佛號「光明如來」的一段文章之後，接著大目犍連、須菩提、摩訶迦旃延等弟子非常讚嘆，一心合掌同聲說偈曰：

「大雄猛世尊，諸釋之法王，  
哀愍我等故，而賜佛音聲。  
若知我深心，見為授記者，  
如以甘露灑，除熱得清涼。  
如從饑國來，忽遇大王膳，  
心猶懷疑懼，未敢即便食。  
若復得王教，然後乃敢食，  
我等亦如是，每惟小乘過。  
不知當云何，得佛無上慧，  
雖聞佛音聲，言我等作佛。  
心尚懷憂懼，如未敢便食，

若蒙佛授記，爾乃快安樂。

大雄猛世尊，常欲安世間，

願賜我等記，如饑需教食。」

此偈不重誦前文的內容，即為伽陀。

二、祇夜(geya)，於長行之後再重述或補充經義的偈頌，例如〈敘品〉中當彌勒菩薩目睹世尊顯現神通，心生疑問，欲請問文殊菩薩，經文先起一段長行，接著一段祇夜：

「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徧，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眾生。爾時彌勒菩薩欲自決疑，又觀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眾會之心，而問文殊師利言，以何因緣，而有此瑞神通之相，放大光明，照於東方萬八千土，悉見彼佛國界莊嚴。於是彌勒欲重宣此義，以偈問曰：

文殊師利，導師何故，眉間白毫，大光普照。  
雨曼陀羅，曼殊沙華，旃檀香風，悅可眾心。  
以是因緣，地皆嚴淨，而此世界，六種震動。  
時四部眾，咸皆歡喜，身意快然，得未曾有。  
眉間光明，照於東方，萬八千土，皆如金色。

其次概述內容：「喪實際者為之關竇藏，執涅槃者為之指鬚珠，淪世苦者為之論朽宅，樂小法者為之演化城，闢甘露之門以來眾軌，均大雲之澤以徧群生。」《妙法蓮華經》是站在大乘的立場，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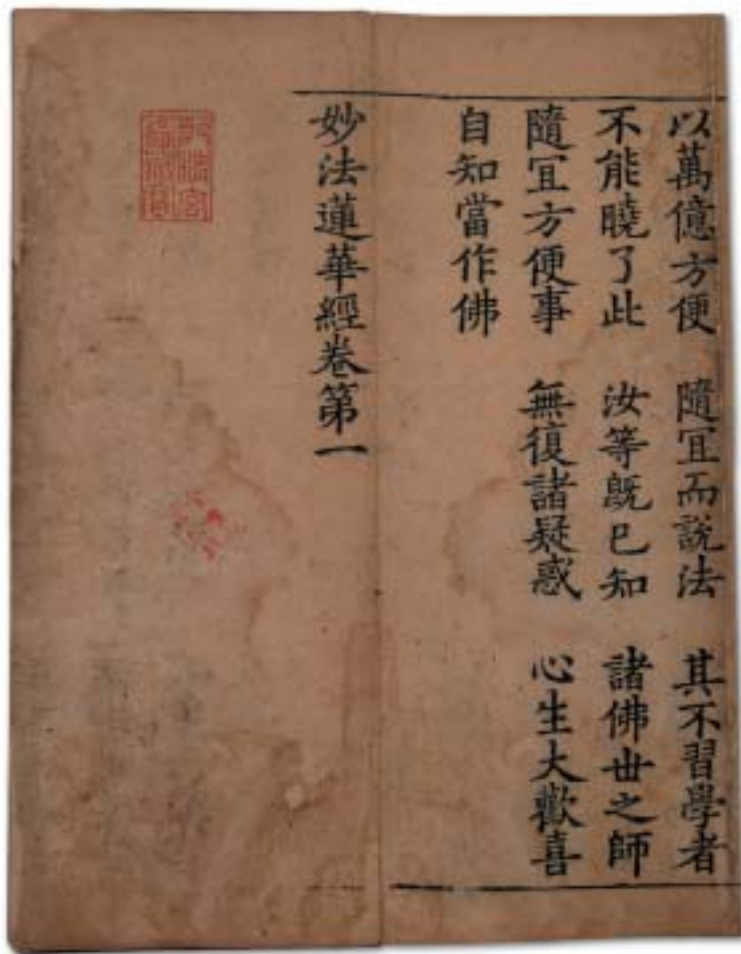
調和大小乘之間的矛盾，並以大乘融會小乘，弘揚「會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實」之思想，認為佛陀依眾生不同之根器，分別演說聲聞乘、圓覺乘和菩薩乘，但這三乘都是權且方便，唯有佛乘才能引導教化一切眾生成佛之法，全經主要以譬喻的方式來敷演這個義理，譬喻為佛說法的主要方法之一，其作用在於透過有趣的比喻，將深奧的佛理告訴信眾，即如本經經文所說「舍利弗，吾從成佛以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全經的譬喻共有七個，稱作「法華七喻」，即「火宅喻」、「窮子喻」、「藥草喻」、「化城喻」、「衣珠喻」、「髻珠喻」、「寶珠喻」。序中的「喪實際者為之闍寶藏」指的是「窮子喻」，「執涅槃者為之指鬘珠」指的是「髻珠喻」，「淪世苦者為之論朽宅」指的是「火宅喻」，「樂小法者為之演化城」指的是「化城喻」。

「窮子喻」，又作「長者窮子喻」，出自〈信解品〉。佛告訴須菩提等人，有個窮人他本是富有長者的獨子，但幼年的時候就走失了，長大後不知自己的出身，到處流浪，為人幫傭做苦工以糊口。有一天輾轉來到長者的府第，見屋舍金碧輝煌高朋滿座，所用器具都是奇珍異寶，童僕列隊，一呼百應，好不威嚴，窮人見了心生恐懼，掉頭就跑。但被長者認出來，派家丁追邀其回去，但由於在外流浪久了，住的是貧民窟，窮人根本不敢進門。於是長者設計了種種方法，派人雇他到家裡幫傭，起初做些清潔穢物的工作，時間久了，窮人也逐漸適應了環

境，於是長者便化裝成工頭，跟他一起工作，連絡感情而收為義子，予以種種照顧。最後時機成熟，父子相認，長者乃集合眾親友，把所有的家產過繼給他。這比喻中，窮人指的是眾生，長者是佛，眾生原是佛的愛子，本具有佛性，應繼承莊嚴殊勝的成佛產業，但由於無明，迷失本性淪落輪迴，直至有一天雖見到佛，亦不敢親近，佛於是施設種種方便，先用小乘的教法，把他們攝受進來，增上其心，讓其自覺本性，最後再教以成佛的大乘教法。

「髻珠喻」文作「頂珠喻」，出自〈安樂行品〉，髻珠指轉輪聖王髮髻中的寶珠，比喻作《妙法蓮華經》。佛告文殊師利菩薩，世間的轉輪聖王命將征伐叛亂諸國，依其戰功之大小，分別賞賜田宅、聚落、城邑、子女、車馬、珍寶，而對於珍藏在自己頭上髮髻中的寶珠則不輕以賜予；同樣的，法界中的轉輪聖王如來，對於能調伏魔軍的四眾弟子，分別演說諸經，賜予禪定、解脫、無漏根力、涅槃諸法財，但於究竟最上大法的《妙法蓮華經》則不輕易開示。這個比喻在說明本經的殊勝，它是「諸佛如來祕密之藏，於諸經中最在其上。」能破除小乘行者對涅槃的「法執」，及忽視救度廣大眾生的宗教使命。今日如來能演說《妙法蓮華經》甚是希有難得，大家應珍重受持讀誦講說。

「火宅喻」文作「火宅三車喻」，出自〈譬喻品〉。佛告訴舍利弗，有一個長者他的孩子們在一宅院遊玩，忽然火起，整間房子頓時陷入火海之中，情況



圖五 「金粟山藏經紙」紅色印記

甚是危急，但幼兒們只顧嬉戲，任憑長者在屋外呼叫，令其迅速離開，卻不理不採，仍在屋中遊樂，長者苦勸無效，遂生一計，告訴他們如果你們出來，就給你們平日所想要的羊車、鹿車、牛車等車輛，藉機誘出門外，孩子們聽了很高興，遂一擁而出，逃離火宅。長者看見孩子平安無事，心裡十分欣慰，於是每個人給了一輛大車，並用種種珠寶花鬘瓔珞裝飾的很漂亮，配上一隻拉車的大白牛，孩子們得

到大白牛車，比自己所要的更好更華麗，喜出望外，高興地乘車而去。於此譬喻中，火宅比喻三界，謂三界處處瀰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三毒之火，時時有生命的危險，根本無法居住；幼兒比喻眾生，謂眾生無明無知，貪著三界的種種享樂，不知三界如火宅，大難臨頭，毫不悔悟；長者比喻佛，眾生就如他的愛子，看到眾生身陷苦海，慈悲不忍，苦口婆心要救度他們；羊車比喻聲聞乘，鹿車比喻緣覺乘，牛車比喻菩薩乘，大白牛車比喻一佛乘，因為眾生的根器不同，接受佛法的程度有別，佛乃因材施教，權且開示聲聞、緣覺、菩薩三乘法門，引導眾生脫離三界，等到最後機緣成熟，也把最上究竟能證得佛果的唯一佛乘傳授他們。

「化城喻」文作「寶處化城喻」，出自《化城喻品》。佛告訴眾比丘，有一群人要到五百由旬（一由旬約七、八公里）外的地方去尋寶，路途險惡，杳無人跡，甚是恐怖。這群人走到三百由旬處，疲憊已極，又生畏懼，不敢前進，甚至於要退回原地，這時領隊哀愍眾人之處境，用神通力化現一大城，讓大家進去休息，等恢復了疲勞，乃告訴他們，這座大城是我所化現，為了給你們暫時歇息用，現在疲勞恢復了，而寶藏就在附近，大家應該繼續前進。故事中的領隊比喻佛，寶藏是成佛的境界，尋寶人指的是追求佛道的眾生，路途的遙遠險阻指修行過程的種種魔難，及修行者心性的貪著五欲、意志薄弱和志樂小法，還沒證悟佛境，就感到灰心退轉，



圖七 《妙法蓮華經》  
錦函及彭元瑞進呈字樣



圖六 《妙法蓮華經》  
檜木封面及金字經題

因此佛就開示涅槃的方便法門，讓聲聞緣覺二乘的行人暫時休息，如大城供給尋寶人歇息一般，並正告他們，你們所證悟的不是真正的成佛境界，所得的涅槃並不究竟，而佛地就不遠處，應該覺知繼續精勤修行，旨在闡揚「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有一佛乘得滅度。」的義理。

(四) 勸導受持：夏竦說本經功德是「誦誦可以殖福田，解說可以標慧炬，大慈方便其在茲乎。」勸勉信眾既有緣份聽聞這部《妙法蓮華經》，當信解竭力奉行，所謂「能趣百善者信也，善度眾苦者解也，信解之初必由緣感，嗷月不能現空器，膏雨不能生槁木，後學菩薩幸精進而求諸。」

本書字體為「歐體」字，大約半寸，寫刻精密，筆畫如書，墨色純厚，版式大方疏朗，全經無一補版，刷印於宋代名紙「金粟山藏經紙」上(圖五)，保存良好，為北宋刻本不可多得的佳作，每冊以檜木作為封面封底，封面中央刻有金字「大乘妙法蓮華經卷第幾」等字(圖六)。它原藏鍾粹宮，曾著錄於《秘殿珠林續編》外附錦函，函面中央以藍線繡隸書「宋本妙法蓮華經 臣彭元瑞恭進」十三字(圖七)，表明是清朝·彭元瑞所進呈入宮的，故書中鈐有「乾隆御覽之寶」、「秘殿珠林」、「秘殿新編」、「珠林重定」、「乾清宮鑑藏寶」等內府收藏章。彭元瑞(一七三一—一八一三)江西南昌人，字芸楣，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由編修入直懋勤殿，南書房，歷工、戶、兵、吏部侍郎，官至工部尚書，嘉慶間修《高宗實錄》充總裁。元瑞天資敏贍，以文學為高宗、仁宗二帝所賞識，乾隆曾譽其為「異想逸材」，賜予貂裘、硯、墨，內廷著錄藏書及書畫、彝鼎，編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西清古鑑》、《寧壽鑑古》、《天錄琳瑯》諸書，無不參與其事，和章獻頌，履蒙褒獎，著有《經進彙》、《知聖道齋跋尾》等。